

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穆旦在抗戰烽煙中的呼喊與行走

任 白

堅定地，他看着自己溶進死亡裏，
而這樣的路是無限的悠長的
而他是不能夠流淚的，
他沒有流淚，
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如此凝重堅毅的詩句出自著名詩人穆旦的長詩《讚美》，這首詩寫於一九四一年，正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新階段，中國抗日戰爭在熬過至暗時刻迎來戰略轉機的重要歷史節點。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中國人民付出了逾三千五百萬的生命代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真實的歷史寫照。生死存亡之際，中國人迸發出了悍不畏死的巨大勇氣，用血肉之軀御辱圖存，演繹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傳奇。那麼，在這樣的歷史大戲中，文學藝術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錢穆先生曾說：「一個光明的時代來臨，必先從文學起；一個衰敗的時代來臨，也必從文學起。」作為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抗戰時期的文學藝術積極響應歷史召喚，我們熟知的歌曲《義勇軍進行曲》（聶耳）、《黃河大合唱》（冼星海）、《松花江上》（張寒暉），話劇《盧溝橋》（田漢），小說《火》三部曲（巴金），詩歌《向太陽》（艾青）、《給戰鬥者》（田間）、《寫給東北的青年朋友們》（穆木天）等，都為在全國範圍凝聚抗戰共識，鼓舞戰鬥意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具體到詩歌，穆旦是創作了抗戰主題詩歌數量最多、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優秀詩人，之所以如此，不單單因為他天賦卓絕，更由於其是抗戰時期很多重要歷史事件的親歷者。

穆旦本名查良鏗，一九一八年生於天津，早在南開中學時就開始了詩歌創作。一九三五年穆旦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抗戰爆發後，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成

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由於長沙連遭日機轟炸，一九三八年二月，長沙臨時大學分三路西遷昆明，體弱的師生乘火車或汽車繞道西行，而穆旦參加了由二百多名師生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從長沙出發，沿湘江坐船到常德，步行經湘西、貴州，從貴州黃果樹西行到雲南沾益，最後到達昆明。歷時六十八天，跋涉三千五百餘里。這次長途「旅行」不但鍛煉了穆旦的精神和體魄，也讓他從沿途見聞中感受到了中華民族的堅韌和勇氣，他因此創作了組詩《三千里步行》：「我們走在熱愛的祖先走過的道路，／多少年來都是一樣的無際的原野，／……我們不能抗拒那曾在無數代祖先心中燃燒着的希望。／這不可測知的希望是多麼固執而悠久，／中國的道路又是多麼自由和遼遠呵……」

一九三八年秋冬，日機頻繁空襲昆明，聯大師生把躲藏的行為簡稱「跑警報」。在駭人的空襲警報聲中，穆旦寫下了《防空洞裏的抒情詩》：「我是獨自走上了被炸毀的樓，／而發見我自己死在那兒／僵硬的，滿臉上是歡笑，眼淚，和嘆息。」戰爭是殘酷的，親歷戰爭的人常常被恐懼摧毀，但詩歌的超越性力量幫助詩人俯視戰爭悲劇，從而用更勇敢的姿態面對一切苦難。

一九四二年二月，已留校任教的穆旦投筆從戎，參加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五月至九月，戰事失利，穆旦親歷滇緬大撤退，在遮天蔽日的熱帶雨林中穿山越嶺，踏着疊疊白骨倖倖逃出野人山。十萬遠征軍入緬，僅四萬人歸國，大部分人不是死於戰鬥，而是死於撤退途中的飢餓和飢餓。後來，這段地獄般的經歷被穆旦寫在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這首長詩中：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扎着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飢餓，那山洪的衝擊，
那毒蟲的齧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歷史學家吳宓曾在日記中記述穆旦回到昆明後，曾用六個小時向師友們講述「從軍所見聞經歷之詳情，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然而穆旦對殘酷記憶的書寫並不只是為了安放歷史，更是為了銘記犧牲，慰藉英靈。在另一首更長的詩作《隱現》中，穆旦沒有止於對慘烈經歷的回憶，而是由此擴展到對生與死、個體與國族、勝利與失敗以及人性善與惡的深刻思考：

可是當我爬過了這一切而來臨，
親愛的，坐在崩潰上讓我靜靜地哭泣。



一切都在戰爭，親愛的，
那以真戰勝的假，以假戰勝的真，
一的多和少，使我們超過而又不足，
沒有喜的內心不敗於悲，也沒有悲
能使我們凝固，接受那樣甜蜜的吻
不過是謀害使我們立即歸於消隱。
那每一佇足的勝利的光輝
雖然勝利，當我終於從戰爭歸來，
當我把心的疲倦呈獻你，親愛的，
為什麼一切發光的領我來到絕頂的黑暗，
坐在崩潰的峰頂讓我靜靜地哭泣。
……

從對侵略戰爭的控訴、對救亡圖存的籲求、對流血犧牲的讚美，再到人性、制度與文化等多層面對戰爭的反思，穆旦實現了一次偉大的跨越，這使他得以躋身二十世紀世界偉大詩人的行列，他把個人經驗與人類命運緊密關聯，以民族興衰和歷史正義彼此映照，用卓絕的詩歌為身陷戰爭之苦的所有人獻上了一首安魂曲。如其所說，「一個民族已經起來」，這不僅僅關乎勇氣與信心，更取決於人的智慧與胸懷。八十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人早已遠離戰爭的恐懼，而在我們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昂然身姿中，既有《義勇軍進行曲》號聲與鼓聲的鼓舞，也有「我們有機器和制度卻沒有文明」這樣對人類歷史與現實的永恆詰問，這就是詩歌的意義，它對民族精神的塑造提醒我們，有生命力的詩歌不會在歲月靜好的幻象裏偏安一隅，而是時刻與人類的悲歡離合同頻共振。

▲滇西抗戰紀念館今年八月十五日起恢復對公眾開放。

新華社

舊物利用



柏林漫言
余逾

贈，便是從贈送他們不需要的玩具和看過的書籍開始。

在柏林的很多社區裏，家長們把年紀大一點的小孩子的玩具圖書贈送給鄰居家小一點的孩子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有時候實在太多了，家長們乾脆拿一個大筐，把東西放在筐裏，擺在樓道或者社區小花園的花壇，上面寫個牌子「贈送」。路過的鄰居看到了，便會按需自取。

有時候一個街區或者大一點的社區兒童中心也會定期舉行舊物贈送或者交換的活動，搞得像個二手市場一樣，只是都是交換和贈送，而不是買賣。

除了普通玩具書籍，有些兒童用品往往不是贈送，而是進行二手買賣的，比如說戶外運動裝備。

德國人熱衷於戶外運動，裝備則是必不可少的。從小騎自行車，玩輪滑，或者踏板車……都是按年齡配備合適的裝備。然而，這些東西往往一個年齡段也就一兩年的使用期，所以等孩子大了需要大號自行車或者輪滑時，這些東西依然有七八成新。畢竟算是「大件」，新買的時候價格都不便宜，所以二手折舊低價出售也是合理和常見的事兒。特別是某一款極受歡迎的兒童

自行車，因為產量跟不上，時常特定的顏色或者大小缺貨，品相好的二手自行車原價賣出去的情況比比皆是。也正因為這個狀況，家長們都覺得這個自行車「保值」，更是認准了這個牌子，從小到大都買他家的。

還有就是滑雪服潛水衣之類的東西。滑雪服潛水衣基本上都是在滑雪或者潛水假期裏才會用得上，一般也就一年一兩次兩三次，到第二年小孩就長大了不能穿了。於是這些穿過一兩次幾乎還嶄新的衣物也成了家庭之間互相贈送常見之物。

除了運動，有些樂器也是家長們在二手市場會特別關注的，比如說小提琴。從最小的小孩用八分之一的琴，到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再到四分之三，最後才是成人琴。這麼多年學琴下來也是不小的開支。所以琴童父母在買琴前會先問問老師或者其他學生有沒有要淘汰的二手琴。

所以從玩具書籍，到衣服鞋子，再到樂器和運動裝備，家長們之間互相贈予買賣二手物品是再常見不過的事情了。媽媽們在給小孩購買戶外裝備或衣物前都會想想是不是身邊有朋友家大一點的小孩，打電話問下他們有沒有小了的淘汰的物品。問的人不會覺得不好意思更不會嫌棄，而被問的人也不會覺得尷尬反而很高興舊物依然有用武之地。

小孩們穿着鄰居哥哥姐姐們的衣服，騎着他們的自行車，開心極了。



維港看雲
郭一鳴

訪團離開漢中的前一天，與陝西省漢中市委宣傳部以及市發改委、生態環境局、文旅局、農業農村局等部門官員舉行座談會，我代表採訪團成員談了三天漢中之行從佛坪、洋縣、城固到漢中市區的感受，大膽提出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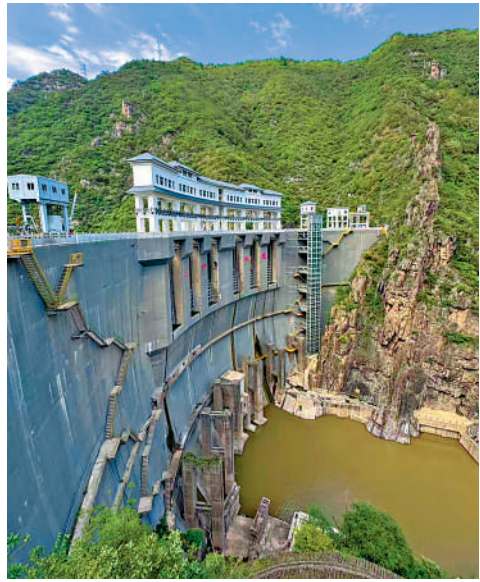
說實話，此次到漢中採訪之前，我連漢中的名字都不常聽到，遑論了解當地情況，漢中對很多港人來說，是「養在深閨無人識」。其實漢中距香港人熟悉的西安，僅一個多小時的高鐵。漢中是陝西省一個地級市，位於秦嶺南麓、巴山之北、漢水上游。公元前三一二年，秦惠文王置漢中郡。據《漢中府志》記載：「郡臨漢水之陽，南面漢山，故名漢中。」漢中是劉邦發跡地、張騫故里，最「牛」的是，漢中乃所有與「漢」有關之事物的發源地：漢朝、漢族、漢人、漢子、漢語、漢字……故有「漢家發祥地，中華聚寶盆」之稱。話說鴻門宴之後，楚霸王項羽封劉邦為漢王，領地包括巴蜀及漢中一帶。劉邦接納蕭何舉薦，在漢中設壇拜韓信為大將軍，從此踏出大漢四百年霸業第一步。那天我們舉行座談會的地點，就在漢中博物館內相傳為當年劉邦的辦公室「漢台」一側，「漢台」和「拜將壇」遺址是當地著名旅遊景點。

漢中是棧道之鄉。劉邦聽從韓信之計，在南鄭（今屬漢中）策劃「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成功奪取關中。那天我

期待香港直航漢中

們來到漢江支流褒河中上游的石門水庫，這裏位於古棧道的石門，站在九十米高的大壩上，看千年不斷的江水在群山中奔騰東去，淘盡多少風流人物？自建成半個世紀以來，石門水庫灌溉漢江中下游千萬畝良田，造福陝鄂兩省人民。水庫旁有一座「古棧道」牌坊和一段復修的棧道，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古棧道遺址在當年修水庫時被淹沒，但漢中古棧道歷史文化不會被淹沒。

不過，我之所以認為漢中對港人有吸引力，除了當地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及眾多名勝古蹟，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漢中有四寶：大熊貓、朱鷲、金絲猴和羚牛。行程第二天，我們在晨曦霧靄中乘車在群山中穿行一個多小時，來到位於半山的秦嶺大熊貓基地。我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組大熊貓照片，遠在法國的朋友問「你去了四川嗎？」是的，很多人只知道大熊貓在四川成都，不知道陝西也有大熊貓。



▲陝西漢中的石門水庫。 作者供圖

不過，「秦嶺大熊貓概不外借，從不出國，連出省也沒有，因為要保持其原生態」，工作人員說。一位在當地土生土長的媒體人補充一句：「四川的大熊貓更像熊，秦嶺的大熊貓更像貓」。

離開大熊貓基地，我們轉到朱鷲生態園。朱鷲曾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為極度瀕危物種，一九八一年在洋縣被中國科學家重新發現時，全球只剩下七隻。經過多年研究和精心照料，目前全球朱鷲數量已逾一萬隻，當中包括中國送給日本和韓國、在當地繁殖成功的朱鷲數量，我們在園內看到不少日韓團體和個人認養朱鷲的牌子。上海歌舞團創作演出的《朱鷲》在全球上演三百多場，四度赴日演出，被譽為中日民間「朱鷲緣」。

我們行程匆匆，未及觀賞其餘兩寶金絲猴和羚牛。不過，見識秦嶺的多種野生山珍藥材，例如天麻、山茱萸，還有供港食品烏雞、蔬菜和野生板栗，特別是當地釀製的野生山茱萸酒，都很有誘惑力，相信總有一種能讓香港遊客喜歡。

近年漢中已成為內地旅遊的新熱點，例如，位於秦嶺大山溝裏有「天然氧吧」之稱的佛坪縣，總人口只有三萬多人，縣城總共只有約十部的士，去年接待遊客逾百萬人次。據介紹，今年上半年漢中文旅集群實現綜合收入二百六十二億元，同比增長百分之二十六點二五。當然，如果要開闢香港至漢中的旅遊專線，還要考慮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交通問題。香港與漢中直線距離一千三百多公里，雖然漢中市有機場，但目前沒有直飛香港的航班，我們是從香港飛到西安，在西安轉搭高鐵前往漢中。三十多年前，我作為香港新聞界一員，曾經是香港直飛貴陽首班包機的其中一名乘客，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成為香港直飛漢中航班的首批乘客。



如是我見
明德

海浪潮衝擊着東極島的岸邊沙石，彷彿在訴說一九四二年十月那個驚心動魄的日子。當日軍運輸船「里斯本丸」沉入海中，中國漁民們做了一個勇敢的行動——衝向沉船，拯救素不相識的英國戰俘。

這段歷史在八十多年後先後兩次在電影院重現。剛剛連續先看紀錄片，後看劇情片。

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用黑白的歷史影像、親歷者或倖存者後人聲

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與劇情片《東極島》——真相的兩種敘事

音、發黃的檔案文件，將我們帶回那個生死時刻。鏡頭裏，一位當年第一身參與救援行動的老漁民講述救援事件，兩名英國倖存老兵眼濕着回憶中國漁民的救援——這三位在紀錄片公映前也離世了，他們提供貼近史實的視角。每一個細節都帶着歷史的沉重，每一幀畫面都在訴說着發生了的故事。

而劇情片《東極島》則選擇了另一條路。朱一龍飾演的阿鼻——一個虛構

的漁民，站在漁船船頭迎風破浪；戲劇性的艙門破救場景取代了歷史上的戰俘自救；虛構的村民與日軍對抗場面讓影片充滿張力。這不是對歷史的改寫，而是一場加入虛構劇情的藝術再創作。

這種改編並非首創。這種「基於史實框架進行藝術性改編」的手法，在歷史書籍寫作中極常見，司馬遷在《史記》中描寫「烽火戲諸侯」時，何嘗不是用文學筆法讓歷史更加引人入勝？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借東風的傳奇場面，雖非史實，卻讓這個人物形象流傳千古。歷史與藝術從來都是這樣相互成就：歷史提供骨幹，藝術賦予血肉。

觀看兩部作品就像進行時空穿越。當你先在紀錄片中看到年邁的倖存者和親歷參與救援的島上漁民的講述，再在劇情電影中看到阿鼻縱身躍入怒海的畫面，會產生奇妙的共鳴。當你了解歷史上戰俘是自己突破艙門的史實，再欣賞

電影中漁民勇闖開槍的戲劇化處理，就能同時領會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昇華。

東極島漁民的故事動人，因為藝術創作讓這些故事獲得「血肉」。紀錄片讓我們知道發生了什麼，改編電影讓我們感受那些瞬間的人性溫度。電影中漁民那句「海上有難，必救！」仍在我內心回響。這或許就是歷史題材最美妙的呈現方式——既保持對歷史的尊重，又不失藝術的感染力。

在戰爭的陰霾下，普通漁民選擇勇敢；藝術創作讓這份勇敢永遠閃光。這不僅是一段救援故事，更是一次關於人性光輝的見證，透過不同的敘事方式，在不同時代繼續感動着每一個聆聽者。